

匈奴傳第六十四上

漢書九十四上

漢護軍班固撰

唐議奏行秘書監魏瓘國子顏 聖集註

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

師古曰以殷時始奔

北邊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薰粥

師古曰皆匈奴別號獫音

險粥音居于北邊隨草畜牧而轉移其畜

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佗驢羸馱

騊駼騃驛奚

師古曰橐佗言能負橐囊而馱物也羸驢種而馬生也馱騊俊馬也生七日而



超其母駒駘馬類也生北海驛奚駘驢類也佗音  
徒河反駘音决駘音提駒音挑駘音塗驛音顛 逐水

草遷徙無城郭常居耕田之業然亦各有

分地師古曰分音扶問反其下亦同無文書以言語為約束

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師古曰言其幼小則能射少長則

射狐兔師古曰少長言漸大肉食師古曰言無米粟惟食肉士力能彎

弓盡為甲騎其俗寬則隨畜田獵禽獸為

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師古曰人皆習之其天

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鋌師古曰鋌鐵把小矛

也音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

在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

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飲食其餘

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

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字夏道

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于西戎師古曰公劉后稷之曾孫

也變化也謂行化於其俗邑于豳師古曰即今之豳州是其地也其後三百

有餘歲戎狄攻太王亶師古曰自公劉至亶父凡九君也父讀曰

大古本十四



甫 亶父亡走于岐下師古曰岐山之下 豳人悉從亶

父而邑焉作周師古曰始作周國也 其後百有餘歲周

西伯昌伐畎夷師古曰西伯昌即文王也畎音工大反畎夷即畎戎也又曰昆夷昆

字或作混又作緄二字並音工本反昆緄畎聲相近耳亦曰犬戎也山海經云黃帝生苗龍苗龍生融吾生弄

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二牝牡是為犬戎許氏說文解字曰赤狄本犬種也故字從犬 後十有

餘年武王伐紂而營維邑復居于 鄠鎬放

逐戎夷涇洛之北師古曰此洛即潑沮水也本出上郡雕陰秦冒山而東南入于

渭。宋本云注文冒一作昌越本作冒 以時入貢名曰荒服其後

國之禮也

二百有餘年周道衰而周穆王伐畎戎師古曰

曰穆王成王孫康王子也 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之

後荒服不至於是作呂刑之辟師古曰即尚書呂刑篇是

也辟法也音闕 至穆王之孫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

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疾

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豈不日戒

玁狁孔棘師古曰小雅采芣之詩也孔甚也棘急也言征役踰時靡有室家夫婦之道者以有

檢允之難故也豈不日日相警戒乎檢允之難甚急 至懿王曾孫宣王興

本亦

古

八

三

三



師命將以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

獫狁至于太原師古曰小雅六月之詩也薄伐言逐出之出車彭彭

城彼朔方師古曰小雅出車之詩也彭彭盛也朔方北方也言獫狁既去北方安靜乃築城以

守是時四夷賓服稱為中興至于幽王用

寵姬褒姒之故與申侯有隙師古曰幽王宣王之子申

侯怒而與吠戎共攻殺幽王于麗山之下

師古曰麗讀曰驪遂取周之地鹵獲而居于涇渭之

間侵暴中國秦襄公救周於是周平王去

幽奴傳序

鄭鎬而東徙于維師古曰平王幽王之子當時秦襄

公伐戎至邽師古曰邽古岐字。劉敞曰當字下宜有是字始列為諸

侯後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齊齊

釐公與戰于齊郊師古曰釐讀曰僖後十四年而

山戎伐燕燕告急齊齊桓公北伐山戎山

戎走後二十餘年而戎翟至維師古曰維邑伐周襄

王師古曰襄王惠王之子襄王出奔于鄭之泥蘇林曰泥音凡邑

初襄王欲伐鄭故取

今潁川襄城是也師古曰以襄王嘗處之因號襄城



翟女為后與翟共伐鄭已而黜翟后翟后  
怨而襄王繼母曰惠后有子帶欲立之於  
是惠后與翟后子帶為內應開我翟戎翟  
以故得入破逐襄王而立子帶為王於是  
戎翟或居於陸渾師古曰今伊闕南陸渾山川是其地東至于  
衛侵盜尤甚周襄王既居外四年廼使使  
告急於晉晉文公初立欲脩霸業廼與師  
伐戎翟誅子帶迎內襄王至于維邑當是

匈奴傳序

時秦晉為疆國晉文公攘戎翟居乎西河

園洛之間

晉灼曰園音囿三倉作園地理志園水出上郡白土縣西東流入河師古曰園水即

今銀州銀水是也書本作園晉說是也後轉寫者誤為園耳洛水亦謂漆沮

號曰赤翟白

翟

師古曰春秋所書晉師滅赤狄潞氏卻缺獲白狄子者

而秦穆公得由

余西戎八國服於秦故隴以西有繇諸畎

戎狄獮之戎

師古曰皆在天水界即繇諸道及獮道是也獮音桓

在岐梁

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朐衍之戎

師古

曰此漆水在新平荔音隸氏音支朐音許于反

而晉北有林胡樓煩之



戎燕北有東胡山戎服虔曰烏桓之先也後為鮮卑各分散谿

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

能相壹自是之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魏

絳和戎翟戎翟朝晉後百有餘年趙襄子

踰句注而破之并代以臨胡貉師古曰貉音莫伯反後

與韓魏共滅智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有

代句注以北而魏有西河上郡以與戎界

邊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

匈奴傳

蠶食之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

王伐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于秦秦昭王時

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師古曰即昭王母也宣

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

滅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

以距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

北破林胡樓煩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

塞師古曰並音步浪反高闕解在衛青霍去病傳。宋祁曰邵本樓煩陰山為句而置雲中

大宛二十八



鴈門代郡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為質於胡

胡甚信之歸而襲破東胡東胡卻千餘里

孫也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師古曰造陽地名在

上谷界襄平即遼東所治也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

東郡以距胡當是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

邊於匈奴如淳曰燕趙秦其後趙將李牧時匈奴不

敢入趙邊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

匈奴傳

將數十萬之眾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  
為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

師古曰適讀曰謫有罪謫令徙戍者令徙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

陽因邊山險墾谿谷可繕者繕之師古曰起繕補也

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又度河據陽山北假

中師古曰北假地名當是時東胡疆而月氏盛師古曰氏音支匈

奴單于曰頭曼師古曰曼音莫安反頭曼不勝秦北徙卜

有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劉氏校本云監



越本無國字秦字屬下句諸秦所徙適邊者皆復去師古曰適音適於

是匈奴得寬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

單于有太子名曰冒頓後有愛閼氏生少子

師古曰閼氏匈奴皇后號也閼音於連反氏音支。宋祁曰冒音墨頓音毒無別訓姚令威云僕閱董仲舒傳

冒音莫克反又如字司馬遷傳亦音莫克反。劉放曰匈奴單于號其妻為閼氏爾頓便以皇后解之太俚俗也

也頭曼欲發冒頓而立少子廼使冒頓質

於月氏冒頓既質而頭曼急擊月氏月氏

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亡歸頭曼以

為壯令將萬騎冒頓廼作鳴鏑應劭曰鏑箭也師古曰鏑箭

音嬌駝音呼交反習勒其騎射師古曰勒其所部騎皆習射也令曰鳴鏑

所射而不悉射者斬行獵獸有不射鳴鏑

所射輒斬之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善馬

左右或莫敢射冒頓立斬之居頃之復以

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復

斬之頃之冒頓出獵以鳴鏑射單于善馬

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左右可用從



其父單于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  
皆隨鳴鏑而射殺頭曼盡誅其後母與弟  
及大臣不聽從者於是冒頓自立為單于  
冒頓既立時東胡疆聞冒頓殺父自立迺  
使使謂冒頓曰欲得頭曼時號千里馬冒  
頓問羣臣羣臣皆曰此匈奴寶馬也勿予  
冒頓曰柰何與人鄰國愛一馬乎遂與之  
頃之東胡以為冒頓畏之使使謂冒頓曰欲

匈奴

得單于上闕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  
東胡無道迺求闕氏請擊之冒頓曰柰何  
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闕氏予  
東胡東胡王愈驕西侵與匈奴中間有棄  
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為旼脫服虔曰旼脫作土室  
以伺也師古曰境上候望之處若今東胡使使謂  
之伏有舍也旼音一侯反脫土活反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旼脫外棄地匈奴  
不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或曰此



棄地予之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人諸言與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遂東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為備及冒頓以兵至大破滅東胡王虜其民衆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師古曰二王之居在河南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師古曰朝那屬安定膚施屬上郡遂侵燕代是時

漢方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師古曰罷讀曰疲

以故冒頓得自彊控弦之士三十餘萬師古

曰控引也控弦言能引弓者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

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尚矣師古曰尚久遠其世傳不

可得而次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彊大盡服

從北夷而南與諸夏為敵國其世姓官號

可得而記云單于姓孛鞮氏師古曰孛音力全反鞮音丁奚

其國稱之曰撐犁孤塗單于蘇林曰撐音掌距之掌師



古曰音 匈奴謂天為撐犁謂子為孤塗單

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置

左右賢王左右谷蠡師古曰公音鹿左右大

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

匈奴謂賢曰屠耆故常以太子為左屠耆

王自左右賢王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餘騎

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其大

臣皆世官呼衍氏蘭氏師古曰呼衍即今鮮卑

匈奴

亦有其後有須卜氏此三姓其貴種也諸

左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東師古曰直當也

劉攽曰以接穢貉朝鮮右王將居西方直上

郡以西接氐羗而單于庭直代雲中各有

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

最大國街國字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

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裨小王師古

曰裨音頻移反宋祁曰相都尉當戶且渠之

百長下舊本有行長二字



屬師古曰且音子餘反今歲正月諸長少會單

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

秋馬肥大會蹄林課校人畜計服虔曰蹄音帶匈奴秋社

八月中皆會祭處也師古曰蹄者繞林木而祭也鮮卑之俗自古相傳秋天之祭無林木者尚豎柳枝衆騎馳

邁三周廼止此其遺法計者人畜之數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盜者

没入其家有罪小者軋服虔曰刃刻其面也如溥曰軋搥杖也師古曰

二說皆非也軋謂輾轢其骨節若人之厭蹠者也軋音於點反輾音女展反大者死獄

久者不滿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而單

匈奴傳

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

而北向師古曰左者以左為尊日上戊巳其送死有棺

擲金銀衣裳而無封樹喪服近幸臣妾從

死者多至數十百人師古曰或數十人或百人舉事常隨

月盛壯以攻戰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

虜賜一卮酒而所得鹵獲因以予之得人

以為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為趨利師古曰趨讀曰趣趣

也善為誘兵以包敵師古曰包裹取之故其逐利如

大



鳥之集其困敗瓦解雲散矣戰而扶輦死者盡得死者家財後北服渾窳屈射丁零  
隔昆龍新犁之國師古曰五小國也渾音胡昆反窳音弋主反犁音犁於是  
是匈奴貴人大臣皆服以冒頓為賢是時  
漢初定徙韓王信於代都馬邑匈奴大攻  
圍馬邑韓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  
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  
擊之會冬大寒雨雪師古曰雨雪于具反卒之墮者

匈奴傳上一

十二三於是冒頓陽敗走誘漢兵漢兵逐  
擊冒頓冒頓匿其精兵見其羸弱於是漢  
悉兵多步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  
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三十餘萬  
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師古曰白登在平城東南去平城十餘里漢  
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匈奴騎其西方盡白  
東方盡駝北方盡驪南方盡騂馬師古曰駝青馬也驪

深黑騂赤馬也駝音走騂音先營反

高帝廼使使間厚遺閼氏



師古曰求間隙而私遺之 閼氏廼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

今得漢地單于終非能居之且漢主有神

單于察之冒頓與韓信將王黃趙利期而

兵久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閼氏之言

廼開圍一角於是高皇帝令士皆持蒲傳

矢外鄉從解角直出師古曰傳讀曰附鄉讀曰嚮言蒲引弓弩注矢外捍從解

圍之隅直得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去漢

亦引兵罷使劉敬結和親之約是後韓信

匈奴傳上

為匈奴將及趙利王黃等數背約侵盜代

鴈門雲中居無幾何陳豨反師古曰無幾何言無多時也幾音居

豈與韓信合謀擊代漢使樊噲往擊之復

收代鴈門雲中郡縣不出塞是時匈奴以漢

將數率眾往降師古曰即謂韓信陳豨之屬耳故冒頓常往

來侵盜代地於是高祖患之廼使劉敬奉

宗室女翁主為單于閼氏師古曰諸王女曰翁主者言其父自主婚

歲奉匈奴絮繒酒食物各有數約為兄弟



以和親冒頓廼少止後燕王盧縮復反率其黨且萬人降匈奴往來苦上谷以東終

高祖世孝惠高后時冒頓寢驕師古曰寢寢斬也廼

為書使使遺高后曰孤債之君如淳曰債仆也猶言不能

自立也師古曰債音方問反生於沮澤之中師古曰沮浸溼之地音子豫反長

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遊中國陛

下獨立孤債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虞師古曰虞與

願以所有易其所無高后大怒召

匈奴傳上

丞相平及樊噲師古曰越本無平字季布等議斬其使者宋

衆橫行匈奴中間季布布曰噲可斬也前

陳豨反於代漢兵三十二萬噲為上將軍

時匈奴圍高帝於平城噲不能解圍天下

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誠苦七日不食不能

殼弩師古曰殼張也音工且反今歌唵之聲未絕傷痍

者甫起師古曰唵古吟字痍創也甫始也痍音夷而噲欲搖動天

者甫起師古曰唵古吟字痍創也甫始也痍音夷而噲欲搖動天



下妾言以十萬眾橫行是面謾也

師古曰謾欺誑也音

慢又音莫連反

且夷狄譬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

喜惡言不足怒也高后曰善令大謁者張

澤報書曰單于不忘弊邑賜之以書弊邑

恐懼退日自圖

師古曰圖謀也

年老氣衰髮齒墮

落行步失度單于過聽不足以自汗

師古曰過誤也

弊邑無罪宜在見赦竊有御車二乘馬二

駟以奉常駕冒頓得書復使使來謝曰

匈奴傳上

未嘗聞中國禮義

宋祁曰晏本無嘗字

陛下幸而

赦之因獻馬遂和親至孝文即位復脩和

親其二年夏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為

寇於是文帝下詔曰漢與匈奴約為昆弟

無侵害邊境所以輸遺匈奴甚厚今右賢

王離其國將眾居河南地非常故

師古曰言異於常非

往來入塞捕殺吏卒毆侵上郡保塞蠻

夷令不得居其故

師古曰毆與驅同保塞蠻夷謂本來屬漢而居邊塞自保守



陵轢邊吏入盜其甚驚無道

師古曰轢音來各反驚與傲同

非

約也其發邊吏車騎八萬詣高奴

師古曰上郡之縣也

遣丞相灌嬰將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

文帝幸太原是時濟北王反文帝歸罷丞

相擊胡之兵其明年單于遣漢書曰天所

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時皇帝

言和親事稱書意合驩

師古曰稱副也言與所遣書意相副而共結驩

親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

師古曰不告單

匈奴傳上

于也聽後義盧戾難支等計與漢吏相恨絕

二主之約離昆弟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

使以書報不來漢使不至

師古曰讓書有責讓之言也謂匈奴再得

漢書而發使將書以報漢漢留其使不得來還而漢又更不發使至匈奴也

漢以其故

不和隣國不附今以少吏之敗約

師古曰少吏猶言小

故罰右賢王使至西方求月氏擊之以

天之福吏卒良馬力彊以滅夷月氏

師古曰夷平也

盡斬殺降下定之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



二十六國皆已為匈奴師古曰皆入匈奴國也揭音丘列反諸

引弓之民并為一家北州以定願寢兵休

士養馬除前事復故約師古曰復音扶目反以安邊民

以應古始使少者得成其長者得安其

處世世平樂未得皇帝之志故使郎中係

虛淺奉書請師古曰虛音火故反獻橐佗一騎馬二駕

二駟師古曰駟馬堪為駟也駕可駕車也一駟八匹皇帝即不欲匈奴

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師古曰舍居止也使者至即

匈奴傳上

遣之六月中來至新望之地服虔曰漢界上塞下之地書

至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單于新

破月氏乘勝不可擊也且得匈奴地澤鹵

非可居也和親甚便漢許之孝文前六年

遣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

使係虛淺遣朕書云願寢兵休士除前事

復故約以安邊民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

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為兄弟所以



遺單于其厚背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  
奴然石賢王事已在赦前勿深誅單于若  
解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  
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并國有功甚苦兵  
事服繡袷衣長襦錦袍各一師古曰服者言天子自所  
服也袷者衣無絮也繡袷衣以比踈一師古曰辨  
以金為之比音煩黃金飾具帶一黃金犀毗  
寐反踈字或作余孟康曰要中大帶也張晏曰鮮卑郭洛帶瑞獸名  
也東胡好服之師古曰犀毗胡帶之鈎也亦曰鮮

匈奴傳

卑亦謂師比摠一物也語有輕重耳繡十匹錦二十匹赤緋綠

繒各四十匹師古曰繒者帛之摠稱使中大夫

意謁者令有遺單于後頃之冒頓死子替

粥立師古曰替音號曰老上單于老上替粥

單于初立文帝復遣宗人女翁主為單于

闕氏師古曰宗人女使官者燕父中行說傳翁

主師古曰姓中行名說也說不欲行漢疆使之

說曰必我也為漢患者師古曰言我必於漢生患中行說既

大... 卷... 五



至因降單于單于愛幸之初單于好漢繒絮

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眾不能當漢之一郡

然所以彊之者以衣食異無印於漢師古曰印音牛向反

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

盡歸於漢矣師古曰言漢費物十分之二則盡得匈奴之眾也其得漢絮

繒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弊以視不如旃裘

堅善也師古曰視讀曰示下皆類此得漢食物皆去之師古

曰去棄也音古口反以視不如重酪之便美也師古曰重乳汁也重音竹用反

匈奴傳上

字本作渾其音則同於是說教單于左右劉放曰說當作施銳反疏

記以計識其人眾畜牧師古曰說者舉中行說之名也疏分條之也識

亦記音式志反漢遺單于書以尺一牘辭曰皇帝

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所以遺物及言語

云云中行說令單于以尺二寸牘及印封

皆令廣長大倨驕其辭師古曰倨慢也驕與傲同曰天地

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

無恙所以遺物言語亦云云漢使或言匈奴



奴俗賤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漢俗屯戍從  
軍當發者其親豈不自奪温厚肥美齎送  
飲食行者乎師古曰而汝也飲音於禁反食音似其下亦同漢使曰然  
說曰匈奴明以攻戰為事老弱不能鬪故  
以其肥美飲食壯健以自衛如此父子各  
得相保何以言匈奴輕老也漢使曰匈奴  
父子同穹廬卧師古曰穹廬旃帳也其形穹隆故曰穹廬父死妻  
其後母兄弟死盡妻其妻無冠帶之節闕

匈奴傳上

庭之禮中行說曰匈奴之俗食畜肉飲其  
汁衣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  
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約束徑易行  
君臣簡可久師古曰徑直也簡率也一國之政猶一體也  
父兄死則妻其妻惡種姓之失也故匈奴雖  
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陽不取其父兄之  
妻親屬益踈則相殺至制易姓皆從此類  
也宋祁曰至制舊本越本作至到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

大司馬  
卷之四  
匈奴傳上



而室屋之極生力屈焉

師古曰言忠信衰薄疆為禮義故其末流怨恨

彌起棟宇之作土木競勝勞役既重所以力屈屈盡也屈音其勿反

夫力耕桑以求

衣食

師古曰力謂竭力也

築城郭以自備故其民急

則不習戰攻緩則罷於作業

師古曰罷讀曰疲

嗟土

室之人顧無喋喋佔佔冠固何當

師古曰嗟者歎也

言也喋喋利口也佔佔衣裳貌也言漢人且當思念無為喋喋佔佔耳雖自謂著冠何所當益也喋音蝶佔音

昌沾反

自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輒

曰漢使毋多言顧漢所輸匈奴繒絮米葉

匈奴上

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

師古曰顧念也中猶滿也量中者滿其數也中

音竹仲反

何以言為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

善而苦惡則候秋孰以騎馳蹂迺稼穡也

師古曰苦猶麓也蹂踐也迺攸也蹂音人九反

日夜教單于候利害

處孝文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

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印虜人民畜產甚多

遂至彭陽

服虔曰安定縣也師古曰即今彭原縣是

使騎兵入燒回

中宮

師古曰回中地在安定其中有宮也

候騎至雍甘泉於是文



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為將軍發車  
千乘十萬騎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而拜昌  
侯盧鄉為上郡將軍竊侯魏遼為北地將  
軍師古曰遼古速字隆慮侯周竈為隴西將軍師古曰慮音盧  
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成侯董赤為將  
軍師古曰文紀言建成侯此言成侯紀傳不同當有誤大發車騎往擊胡  
單于留塞內月餘漢遂出塞即還不能有  
所殺匈奴日以驕歲入邊殺略人民甚眾

匈奴上

雲中途東最甚郡萬餘人漢甚患之廼使  
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言和  
親事孝文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曰皇帝  
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渠雕渠  
難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師古曰當戶且渠者一人為二官  
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  
國受令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  
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王



相安俱無暴虐今聞滌惡民貪降其趨晉

曰滌音滌水之滌邪惡不正之民師古曰滌音先列反降下也謂下意於利也趨讀曰趣背義絕

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

前矣書云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師古曰說讀曰悅

寢兵休卒養馬師古曰寢息也世世昌樂翕然更始

朕甚嘉之聖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

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

與單于俱由此道師古曰由從也甲也順天恤民世世

匈奴傳上

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嘉使漢與匈

奴鄰敵之國○劉奉世曰鄰上宜有匈奴處北

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秣藁金帛

綿絮它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

師古曰和樂貌獨朕與單于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

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昆弟之

驩師古曰細故小事也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師古曰頗

亦偏也音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蹈大道也師古曰頗



師古曰捐棄也。劉敞曰衍也字。墮壞前惡以圖長久。師古曰墮

毀也。圖謀也。墮音火規反。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

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

類。師古曰跂行凡有足而行者也。喙息凡以口出氣者也。蠕動貌。跂音啟。喙音許。鼈反。蠕音人。究反。宋

祁曰注文啟字。越本作岐字。莫不就安利避危殆故來者

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師古曰去除也音丘呂反。朕

釋逃虜民。師古曰謂漢人逃入匈奴者令不追。劉奉世曰逃去者虜去者為事。單

于毋言章尼等。師古曰皆單于降漢者。朕聞古之帝王

匈奴傳

約分明而不食言。師古曰凡云食言者終為不信棄其前言如食而盡。單

于留志天下大安。師古曰留志謂計念和親。和親之後漢

過不先。師古曰言更不負約。單于其察之單于既約和

親於是制詔御史匈奴大單于遺朕書和

親已定亡人不足以益眾廣地匈奴無入

塞漢無出塞犯令約者殺之可以久親後

無咎俱便朕已許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

後四年老上單于死子軍臣單于立而中



行說復事之漢復與匈奴和親軍臣單于  
立歲餘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各  
三萬騎所殺略甚衆於是漢使三將軍軍  
屯北地代屯句注趙屯飛狐口師古曰險阨之處在代郡  
之南南衝緣邊亦各堅守以備胡寇又置三  
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  
胡胡騎入代句注邊逢火通於甘泉長安  
數月漢兵至邊匈奴亦遠塞師古曰遠離也音于萬反漢

匈奴傳上二

兵亦罷後歲餘文帝崩景帝立而趙王遂  
迺陰使於匈奴吳楚反欲與趙合謀入邊  
漢圍破趙匈奴亦止自是後景帝復與匈  
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單于遣翁主如故約  
終景帝世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武帝即  
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關市饒給之匈奴自  
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使馬邑  
人聶翁壹師古曰姓聶名壹翁者老人之無也間闌出物與匈



奴交易孟康曰私陽為賣馬邑城以誘單于

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廼以十萬騎入

武州塞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御史大

夫韓安國為護軍將軍護四將軍以伏單

于師古曰伏兵而持單于也單于既入漢塞未至馬邑百

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

時鴈門尉史行微見寇保此亭師古曰漢律近塞郡皆置

尉百里一人士史尉史各五人尉百里一人士史尉史各五人單于得欲刺之尉

匈奴傳上

史知漢謀廼下師古曰尉史在亭樓上虜欲以具

告單于劉放曰廼下具單于大驚曰吾固

疑之乃引兵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以尉

史為天王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兵師古

曰放兵以擊單于單于不至以故無所得將軍王恢

部出代擊胡輜重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聞單于還兵多

不敢出漢以恢本建造兵謀而不進誅恢

自是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師古曰塞之當行道處者



往往入盜於邊不可勝數然匈奴貪尚樂  
關市者漢財物師古曰者讀曰嗜漢亦通關市不絕  
以中之師古曰以關市中其意中音竹仲反自馬邑軍後五歲  
之秋漢使四將各萬騎擊胡關市下將軍  
衛青出上谷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  
孫賀出雲中無所得公孫敖出代郡為胡  
所敗七年李廣出鴈門為胡所敗匈奴生  
得廣廣道士歸師古曰於道上亡還漢囚敖廣敖廣贖

匈奴傳上

為庶人其冬匈奴數千人盜邊漁陽尤甚  
漢使將軍韓安國屯漁陽備胡其明年秋  
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  
人又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將軍安國  
師古曰即韓安國也安國時千餘騎亦且盡會燕救之  
至匈奴廼去劉放曰術之字又入鴈門殺略千餘  
人於是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鴈門  
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虜數千其明年衛

大百

卷之三

匈奴傳

三

七



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羊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而為固漢亦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孟康曰縣斗辟曲近胡師古曰斗絕也縣之斗曲入匈奴界者其中是歲元朔二年也其後冬軍臣單于死其弟左谷蠡王伊穉斜自立為單于攻敗軍臣單于太子於單於單于降漢

造陽地也辟讀曰辟

匈奴傳上

漢封於單為陟安侯數月死伊穉斜單于既立其夏匈奴數萬騎入代郡殺太守共友師古曰共友太守姓名也共讀曰龔略千餘人秋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其明年又入代郡定襄上郡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匈奴右賢王怨漢奪之河南地而築朔方數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殺略吏民甚眾其明年春漢遣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右



賢王以為漢兵不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  
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王大驚脫身  
逃走精騎往往隨後去漢將軍得右賢王  
人衆男女萬五千人裨小王十餘人其秋  
匈奴萬騎入代郡殺都尉朱央略千餘人  
其明年春漢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  
十餘萬騎仍再出定襄數百里師古曰擊仍頓也擊  
匈奴得首虜前後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亡

匈奴傳上

兩將軍三千餘騎右將軍建得以身脫而  
前將軍翕侯趙信兵不利降匈奴趙信者  
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為翕侯以前將軍與  
右將軍并軍介獨遇單于兵故盡沒晉灼曰介音晏  
師古曰介特也本雖并軍至單于既得翕侯以  
遇單于時特也介讀如本字為自次王師古曰自次者用其姊妻之與謀  
漢信教單于益北絕幕師古曰直以誘罷漢  
兵徵極而取之師古曰罷讀曰疲徵妻也誘令疲  
要其困極然後取之徵音工堯反



母近塞

師古曰不近塞居所以疲勞漢兵也

單于從之其明年

胡數萬騎入上谷殺數百人明年春漢使

票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耆山

千餘里得胡首虜八千餘級得休屠王祭

天金人

孟康曰匈奴祭天處本在雲陽甘泉山下秦擊奪其地後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

天金人象也師古曰作金人以爲天神之主而祭之即今佛像是其遺法

其夏票騎將

軍復與合騎侯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

里過居延攻祁連山得胡首虜三萬餘級

匈奴傳上

裨小王以下十餘人是時匈奴亦來入代

郡鴈門殺略數百人漢使博望侯及李將

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圍

李廣廣軍四千人死者過半殺虜亦過當

會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脫盡亡其軍

○劉奉世曰既云死者過半又云盡亡其軍與武紀本傳無同者必有一誤

合騎侯後

票騎將軍期及博望侯皆當死贖爲庶人

其秋單于怒昆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爲漢



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昆邪休屠王恐  
謀降漢漢使票騎將軍迎之昆邪王殺休  
屠王并將其眾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  
於是漢已得昆邪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  
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地新  
秦中以實之師古曰新秦解在食貨志西減北地以西戍  
卒半劉敞曰西當作而明年春匈奴入右北平定  
襄各數萬騎殺略千餘人其年春漢謀以

匈奴

為翁侯信為單于計居幕北以為漢兵不

能至乃粟馬

師古曰以粟秣馬也

發十萬騎私負從馬

凡十四萬匹

師古曰私負衣裝者及私將馬從者皆非公家發與之限糧重不

與焉

與焉

師古曰負戴糧食者重音直用反與讀曰豫

令大將軍青票

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票騎

將軍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

師古曰約謂為其要

單于

聞之遠其輜重

師古曰徙其輜重令遠去

以精兵待於幕

北與漢大將軍接戰一日會暮大風起漢

大

卷

二



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與

漢兵師古曰與猶如也度音徒各反遂獨與壯騎數百潰漢

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之不得行捕斬首

虜凡萬九千級師古曰且行且捕斬之北至寘顏山趙

信城而還孟康曰趙信所作因以名城師古曰寘音徒千反單于之走

其兵往往與漢軍相亂而隨單于單于以

不與其大衆相得右谷蠡王以為單于死

乃自立為單于真單于復得其衆右谷蠡

乃去號復其故位票騎之出代三千餘里

與左王接戰漢兵得胡首虜凡七萬餘人

左王將皆遁走票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

衍臨翰海而還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

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今居師古曰令音零下亦

類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

食地接匈奴以北師古曰其地相接不絕初漢兩將大

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物故者



亦萬數師古曰物故謂死也漢馬死者十餘萬匹匈奴

雖病遠去而漢馬亦少無以復往單于用

趙信計遣使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或

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任敞曰匈

奴新困宜使為外臣朝請於邊師古曰請漢音才性反

使敞使於單于單于聞敞計大怒留之不

遣先是漢亦有所降匈奴使者單于亦輒

留漢使相當漢方復收士馬會並崇騎將軍

匈奴上

去病死於是漢久不北擊胡數歲伊穉斜

單于立十三年死子烏維立為單于是歲

元鼎三年也烏維單于立而漢武帝始出

巡狩郡縣其後漢方南誅兩越不擊匈奴

匈奴亦不入邊烏維立三年漢已滅兩越

遣故太僕公孫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

千餘里至浮苴井師古曰苴音子餘反武紀苴字作沮其音同從票

侯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奴



河水

臣瓚曰水名也去令居千里○劉敞曰趙破奴傳但云至匈奴河此衍奴字劉放說同

皆

不見匈奴一人而還是時天子巡邊親至

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

師古曰見示也而

使郭吉風告單于

師古曰風讀曰諷

既至匈奴

奴主客問所使

師古曰主客主接諸客者也問以何事而來

郭吉卑

體好言曰吾見單于而口言單于見吉吉

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下今單于即

能與漢戰夫子自將兵待邊即不能亟南

匈奴

面而臣於漢

師古曰亟急也奇舌力反

何但遠走亡匿於

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為

師古曰但空也

誣害單于

大怒立斬主客見者而留郭吉不歸遷辱

之北海上而單于終不肯為寇於漢邊休

養士馬習射獵數使使好辭甘言求和親

漢使王烏等闕匈奴法漢使不去節

不以墨黥其面不得入穹廬

師古曰以墨黥面也

王烏

北地人習胡俗去其節黥面入廬單于愛

大言州 卷之六 十五 彭雲



之陽許曰吾為遣其太子入質於漢以求

和親師古曰言為王烏故遣太子入質漢使楊信使於匈奴

是時漢東拔滅貉朝鮮以為郡師古曰滅與穢同亦或作

歲而西置酒泉郡以隔絕胡與羗通之路

又西通月氏大夏以翁主妻烏孫王以分

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眩雷為

塞服虔曰眩雷地在烏孫北也眩音州縣之縣而匈奴終不敢以為

言是歲翁侯信死漢用事者以匈奴已弱

可臣從也楊信為人剛直屈彊素非貴臣

也師古曰屈音其勿反彊音其兩反單于不親欲召入不肯

去節廼坐穹廬外見楊信楊信說單于曰

即欲和親以單于太子為質於漢單于曰

非故約故約漢常遣翁主給繒絮食物有

品以和親師古曰品謂等差也而匈奴亦不復擾邊今

乃欲反古師古曰反違也令吾太子為質無幾矣師古

曰言遣太子為質則匈奴國中所餘者無幾皆當盡也幾音居豈反匈奴俗見漢使



非中貴人其儒生以為欲說折其辭辯少  
年以為欲刺折其氣每漢兵入匈奴匈奴  
輒報償漢留匈奴使匈奴亦留漢使必得  
當廼止楊信既歸漢使王烏等如匈奴匈  
奴復譙以甘言師古曰譙古諂字欲多得漢財物給  
王烏曰吾欲入漢師古曰給詐也見天子面相結為  
兄弟主烏歸報漢漢為單于築邸于長安  
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師古曰誠實也

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服藥欲愈之不幸  
而死漢使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使送其  
喪厚幣直數千金單于以為漢殺吾貴使  
者廼留路充國不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  
給王烏師古曰特但也殊無意入漢遣太子來質於  
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漢邊漢廼拜郭昌  
為拔胡將軍及浞野侯屯朔方以東備胡  
師古曰浞野侯趙破烏維單于立十歲死子詹

大言十七  
奴也浞音仕角反  
烏維單于立十歲死子詹



師廬立年少號為兒單于。是歲元封六年也。自是後單于益西北。左方兵直雲中，右方兵直酒泉、燉煌。兒單于立，漢使兩使一人弔單于，一人弔右賢王，欲以乖其國使。者入匈奴，匈奴悉將致單于。單于怒而悉留漢使，漢使留匈奴者前後十餘輩。而匈奴使來，漢亦輒留之，相當是歲。漢使貳師將軍西伐大宛，而令因杆將軍築受降城。師古曰

曰杆音干其冬匈奴大雨雪。師古曰雨音于，具反畜多飢寒

死而單于年少。劉放曰而改兒好殺伐，國中多不

安。左大都尉欲殺單于，使人間告漢。師古曰私來報

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遠，漢即來兵。近我

我即發。師古曰來兵言以兵來也初，漢聞此言，故築受降

城，猶以為遠。其明年春，漢使浞野侯破奴

將二萬騎出朔方北二千餘里。師古曰以迎左大都尉

期至浚稽山而還。師古曰浚音俊，稽音雞，在武威北浞野侯



既至期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  
兵擊浞野侯浞野侯行捕首虜數千人還  
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八萬騎圍之浞  
野侯夜出自求水匈奴生得浞野侯因急  
擊其軍軍吏畏亡將而誅莫相勸而歸軍  
遂沒於匈奴單于大喜遂遣兵攻受降城  
不能下乃侵入邊而去明年單于欲自攻  
受降城未到病死兒單于立三歲而死子

少匈奴媼立其季父烏維單于弟右賢王

句黎湖為單于

師古曰句音鈎

是歲太初三年也句

黎湖單于立漢使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

數百里遠者千里築城障列亭至盧胸

師古

曰盧胸山名也胸音鈎

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

伉屯其旁

師古曰說讀曰悅伉音抗即衛青子

使彊弩都尉路博

德築居延澤上其秋匈奴大入雲中定襄

五原朔方殺略數千人敗數二千石而去



行壞光祿所築亭障又使右賢王入酒泉  
張掖略數千人會任文擊救服虔曰任文漢將也師古曰擊  
軍破大宛斬其王還單于欲遮之不敢其  
冬病死句黎湖單于立一歲死其弟左大  
都尉且鞮侯立為單于師古曰且音子余反鞮音丁奚反漢  
既誅大宛威震外國天子意欲遂困胡迺  
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師古曰高后遺留也

匈奴傳上

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

春秋大之師古曰公羊傳莊四年春齊襄公滅絕復讎也襄公之九世祖昔為紀侯所譖而亨

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盡歸漢使之

不降者路充國等於漢單于迺自謂我兒

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師古曰丈人尊

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

于單于益驕禮甚倨非漢所望也明年浞

老之無也行音胡浪反

彭雲



野侯破奴得亡歸漢其明年漢使貳師將  
軍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得  
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師幾不脫  
師古曰幾音鉅依反漢兵物故什六七師古曰物故謂死也漢又使  
因杆將軍出西河與彊弩都尉會涿邪山  
亡所得使騎都尉李陵將步兵五千人出  
居延北千餘里與單于會合戰陵所殺傷  
萬餘人兵食盡欲歸單于圍陵陵降匈奴

其兵得脫歸漢者四百人單于廼貴陵以  
其女妻之後二歲漢使貳師將軍六萬騎  
步兵七萬出朔方彊弩都尉路博德○宋祁曰

博舊本作萬校本改作博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

說步兵三萬人出五原師古曰即上韓說也因杆將軍

敖將騎萬步兵二萬人出鴈門匈奴聞悉

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師古曰累重謂妻子資具產也累音力端反重音直

用而單于以十萬待水南與貳師接戰貳



師解而引歸與單于連鬪十餘日游擊云  
所得因村與左賢王戰不利引歸明年且  
鞮侯單于死立五年長子左賢王立為狐  
鹿姑單于是歲太始元年也初且鞮侯兩  
子長為左賢王次為左大將病且死言立  
左賢王左賢王未至貴人以為有病更立  
左大將為單于左賢王聞之不敢進左大  
將使人召左賢王而讓位焉左賢王辭以

病左大將不聽謂曰即不幸死傳之於我  
左賢王許之遂立為狐鹿姑單于狐鹿姑  
單于立以左大將為左賢王數年病死其  
子先賢揮不得代師古曰揮音纏更以為日逐王日

逐王者賤於左賢王單于自以其子為左  
賢王單于既立六年而匈奴入上谷五原  
殺略吏民其年匈奴復入五原酒泉殺兩  
部都尉於是漢遣貳師將軍七萬人出五



原御史大夫商立成將三萬餘人出西河  
重合侯莽通將四萬騎出酒泉千餘里單  
于聞漢兵大出悉遣其輜重徙趙信城北  
邸郵居水師古曰邸至也音丁左賢王驅其人  
民度余吾水六七百里居兜銜山單于自  
將精兵左安侯度姑且水師古曰且音子余反御史大  
夫軍至追邪徑無所見還師古曰從疾道而追之不見虜而還也邪  
音似匈奴使大將與李陵將三萬餘騎追嗟反

漢軍至浚稽山合轉戰九日漢兵陷陳卻  
敵殺傷虜甚眾至蒲奴水虜不利還去重  
合侯軍至天山匈奴使大將偃渠與左右  
呼知王將二萬餘騎要漢兵見漢兵彊引  
去重合侯無所得失是時漢恐車師兵遮  
重合侯迺遣閩陵侯將兵別違車師師古曰閩讀與  
開盡得其王民眾而還貳師將軍將出塞  
匈奴使右大都尉與衛律將五千騎要擊

六十三  
五十四  
四



漢軍於夫羊句山狹服虔曰夫羊地名也師古曰句山西山也句音鉤貳

師遣屬國胡騎二千與戰虜兵壞散死傷

者數百人漢軍乘勝追北至范夫人城應劭

曰本漢將築此城將亡其妻率餘眾完保之因以為名也張晏曰范氏能胡詛者匈奴奔走

莫敢距敵會貳師妻子坐巫蠱收聞之憂

懼其掾胡亞夫亦避罪從軍說貳師曰夫

人室家皆在吏若還不稱意適與獄會郅

居以北可復得見乎如淳曰以就誅後雖復欲降匈奴不可得貳師

匈奴傳上

由是狐疑欲深入要功遂北至郅居水上

虜已去貳師遣護軍將二萬騎度郅居之

水一日逢左賢王左大將將二萬騎與漢

軍合戰一日漢軍殺左大將虜死傷其眾

軍長史與決眊都尉輝渠侯謀晉灼曰本匈奴官也功臣

表歸義侯僕多子雷後以屬國都尉擊匈奴封輝渠渠渠曾陽縣也師古曰眊音息隨反輝音輝僕多者字當

為曰將軍懷異心欲危眾求功恐必敗謀

共執貳師貳師聞之斬長史引兵還至連



邪烏燕然山

師古曰速邪烏地名也燕然山在其中燕音一千反

單于知

漢軍勞倦自將五萬騎遮擊貳師相殺傷其眾夜擊漢軍前深數尺從後急擊之軍大亂敗貳師降單于素知其漢大將貴臣以女妻之尊寵在衛律上其明年單于遣使遺漢書云南有大漢北有疆胡胡者天之驕子也不為小禮以自煩今欲與漢閼大關取漢女為妻師古曰閼讀去開同歲給遺我蘖

匈奴傳上

酒萬石糴米五千斛

師古曰以蘖為酒味尤甜糴米糴粟米也

雜

繒萬匹它如故約則邊不相盜矣漢遣使者報送其使單于使左右難漢使者曰漢禮義國也貳師道前太子發兵反何也使者曰然廼丞相私與太子爭鬪太子發兵欲誅丞相丞相誣之故誅丞相此子弄父兵罪當咎小過耳孰與冒頓單于身殺其父代立常妻後母禽獸行也單于留使者



三歲廼得還貳師在匈奴歲餘衛律害其

寵會母闕氏病師古曰單于之母也單于飭胡巫師古曰飭與教同

言先單于怒曰胡故時祠其常言得貳師

以社師古曰以祠社今何故不用宋祁曰越本無今字於是收

貳師貳師罵曰我死必滅匈奴遂屠貳師

以祠會連雨雪數月畜產死人民疫病穀

稼不孰師古曰北方早寒雖不宜禾稷匈奴中亦種黍稷單于恐為貳

師立祠室自貳師沒後漢新失大將軍士

匈奴傳上

卒數萬人不得出兵三歲武帝崩前此者

漢兵深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孕重墮殯

罷極苦之師古曰孕重懷任者也情墜也殯敗也音讀罷讀曰疲極困也苦之心厭苦也自

單于以下常有欲和親計後二年單于欲

求和親會病死初單于有異母弟為左大

都尉賢國人鄉之師古曰鄉讀曰嚮謂悉皆附之母闕氏恐

單于不立子而立左大都尉也廼私使殺

之左大都尉同母兄然遂不肯復會單于



庭又單于病且死謂諸貴人我子少不能  
治國立弟右谷蠡王及單于死衛律等與  
顛渠闕氏謀匿單于死詐擒單于令師古曰  
擒与擒  
同其字從  
手僑託也與貴人飲盟更立子左谷蠡王為  
壺衍鞬單于是歲始元二年也壺衍鞬單  
于既立風謂漢使者言欲和親師古曰風讀  
曰調謂不正  
也左賢王右谷蠡王以不得立然望率其  
眾欲南歸漢恐不能自致即脅盧屠王欲

匈奴傳上

與西降烏孫謀擊匈奴盧屠王告之單于  
使人驗問右谷蠡王不服反以其罪罪盧  
屠王國人皆寃之於是二王去居其所未  
嘗肯會龍城師古曰各曰居其本  
處不復會龍城祭後二年秋  
匈奴入代殺都尉單于年少初立母闕氏  
不正國內乖離常恐漢兵襲之於是衛律  
為單于謀穿井築城治樓以藏穀與秦人  
守之師古曰秦時有人亡入匈  
奴者令其子孫尚號秦人漢兵至無柰我



何即穿井數百伐材數千或曰胡人不能  
守城是遺漢糧也師古曰遺音弋季反衛律於是止廼  
更謀歸漢使不降者蘇武馬宏等馬宏者  
前副光祿大夫王忠使西國為匈奴所遮  
忠戰死馬宏生得亦不肯降故匈奴歸此  
二人欲以通善意是時單于立三歲矣明  
年匈奴發左右部二萬騎為四隊師古曰隊部也音徒  
內並入邊為寇漢兵追之斬首獲虜九千

史記卷一百一十八

人生得甌脫王漢無所失亡匈奴見甌脫  
王在漢恐以為道擊之師古曰道讀曰導即西北遠  
去不敢南逐水草發人民屯甌脫明年復  
遣九千騎屯受降城以備漢北橋余吾令  
可度師古曰於余吾水上作橋以備奔走師古曰擬有迫急北走避漢從北橋度也  
是時衛律已死衛律在時常言和親之利  
匈奴不信及死後兵數困國益貧單于弟  
左谷蠡王思衛律言欲和親而恐漢不聽

百一十八

史記卷一百一十八

匈奴列傳

四十八

成



故不肯先言常使左右風漢使者師古曰風讀曰飄

然其侵盜益希遇漢使愈厚欲以漸致和

親漢亦羈縻之其後左公蠡王死明年單

于使犁汗王窺邊言酒泉張掖兵益弱出

兵試擊莫可復得其地時漢先得降者聞

其計天子詔邊警備後無幾右賢王犁汗

王四千騎師古曰無幾謂不多分三隊入日勒

屋蘭番和師古曰皆張掖縣也番音盤張掖太守屬國都

匈奴傳上一

尉發兵擊大破之得脫者數百人屬國千

長義渠王騎士射殺犁汗王師古曰千長者千人之長賜

黃金二百斤馬二百匹因封為犁汗王屬

國都尉郭忠封成安侯自是後匈奴不敢

入張掖其明年匈奴二千餘騎入五原略

殺數千人後數萬騎南旁塞獵師古曰旁音步浪反行政攻

塞外亭障略取吏民去是時漢邊郡逢火候

望精明匈奴為邊寇者少利希復犯塞漢復



得匈奴降者言烏桓嘗發先單于冢匈奴怨之方發二萬騎擊烏桓大將軍霍光欲發兵邀擊之師古曰邀迎而擊之邀音工堯反以問護軍都尉趙充國充國以為烏桓間數犯塞師古曰間即中間也猶言比日也今匈奴擊之於漢便又匈奴希寇盜北邊幸無事蠻夷自相攻擊而發兵要之招寇生事非計也光更問中郎將范明友明友言可擊於是拜明友為度遼將軍將二萬騎出遼東匈奴

匈奴傳上

聞漢兵至引去初光誡明友兵不空出即後匈奴遂擊烏桓師古曰後匈奴者言兵遲後邀匈奴不及烏桓時新中匈奴兵師古曰為匈奴所中傷明友既後匈奴因乘烏桓敝擊之斬首六千餘級獲三王首還封為平陵侯匈奴繇是恐師古曰繇讀與由同不能出兵即使使之烏孫求欲得漢公主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烏孫公主上書下公卿議救未決昭帝崩宣帝即位烏孫昆彌復



上書言連為匈奴所侵削昆彌願發國半  
精兵人馬五萬匹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  
兵哀救公主本始二年漢大發關東輕銳  
士選郡國吏三百石伉健習騎射者皆從  
軍師古曰伉音古浪反遣御史大夫田廣明為祁連將  
軍四萬餘騎出西河度遼將軍范明友三  
萬餘騎出張掖前將軍韓增二萬餘騎出  
雲中後將軍趙充國為蒲類將軍二萬餘

匈奴傳上

騎出酒泉雲中大守田順為虎牙將軍三  
萬餘騎出五原凡五將軍兵十餘萬騎出  
塞各二千餘里及校尉常惠使護發兵烏  
孫西域昆彌自將翁戾以下五萬餘騎從  
西方入與五將軍兵凡二十餘萬眾匈奴  
聞漢兵大出老弱犇走毆畜產遠遁逃古師

曰犇古奔字  
毆與驅同

是以五將少所得度遼將軍出  
塞千二百餘里至蒲離候水斬首捕虜七



百餘級鹵獲馬牛羊萬餘前將軍出塞千  
二百餘里至烏真師古曰烏真地名也音云斬首捕虜至

候山百餘級

師古曰候山山名也於此山斬捕得人

鹵馬牛羊二

千餘蒲類將軍兵當與烏孫合擊匈奴蒲  
類澤烏孫先期至而去漢兵不與相及蒲  
類將軍出塞千八百餘里西去候山斬首  
捕虜得單于使者蒲陰王以下三百餘級  
鹵馬牛羊七千餘聞虜已引去皆不至期

匈奴傳二

還天子薄其過寬而不罪祁連將軍出塞  
千六百里至雞秩山斬首捕虜十九級獲  
牛馬羊百餘逢漢使匈奴還者冉弘等言  
雞秩山西有虜衆祁連即戒弘使言無虜  
欲還兵御史屬公孫益壽諫以為不可祁  
連不聽遂引兵還虎牙將軍出塞八百餘  
里至丹余吾水上即止兵不進斬首捕虜  
千九百餘級鹵馬牛羊七萬餘引兵還上



以虎牙將軍不至期詐增鹵獲而祁連知

虜在前逗遛不進孟康曰律語也謂軍行頓止稽留不進也師古曰逗讀與住同

又音豆皆下吏自殺擢公孫益壽為侍御史

校尉常惠與烏孫兵至右谷蠡庭獲單于

父行師古曰行音胡浪反及嫂居次名王犁汗都尉千

長將以下二萬九千餘級虜馬牛羊驢羸

橐駝七千餘萬漢封惠為長羅侯然匈奴

民衆死傷而去者及畜產遠移死亡不可

匈奴傳上

勝數於是匈奴遂衰耗師古曰耗減也音呼到反然烏孫

其冬單于自將數萬騎擊烏孫頗得老弱

欲還會天大雨雪師古曰雨雪于具反一日深丈餘人

民畜產凍死還者不能什一於是丁令乘

弱攻其北師古曰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西

凡三國所殺數萬級馬數萬匹牛羊其衆

又重以餓死師古曰重音直用反人民死者什三畜產

什五匈奴大虛弱諸國羈屬者皆瓦解攻



盜不能理其後漢出三千餘騎為三道並入匈奴捕虜得數千人還匈奴終不敢取當師古曰當者報其直茲欲鄉和親師古曰茲益也鄉讀曰嚮而邊境少事矣壺衍鞬單于立十七年死弟左賢王立為虛閭權渠單于是歲地節二年也虛閭權渠單于立以右大將女為大閼氏而黜前單于所幸顓渠閼氏顓渠閼氏父左大且渠然望是時匈奴不能為邊寇於是

匈奴傳

漢罷外城以休百姓師古曰外城塞外諸城單于聞之

喜召貴人謀欲與漢和親左大且渠心害其事曰前漢使來兵隨其後今亦效漢發兵先使使者入迺自請與呼盧昆王各將萬騎南旁塞獵相逢俱入師古曰些音子移反旁音步浪反行

未到會二騎亡降漢言匈奴欲為寇於是天子詔發邊騎屯要害處使大將軍軍監治眾等四人師古曰治眾者軍監之名將五千騎分三隊



師古曰隊音徒內反

出塞各數百里捕得虜及數十人

而還時匈奴云其三騎不敢入即引去是

歲也匈奴飢人民畜產死十六七又發兩

屯各萬騎以備漢其秋匈奴前所得西

居左地者

孟康曰噤音辱匈奴種也師古曰噤音奴獨反

其君長以下

數千人皆驅畜產行與甌脫戰所戰殺傷

甚衆遂南降漢其明年西域城郭共擊匈

奴取車師國

師古曰城郭謂諸國為城居者

得其王及人衆

匈奴傳上

而去單于復以車師王昆弟兜莫為車師

王收其餘民東徙不敢居故地而漢益遣

屯士分田車師地以實之其明年匈奴怨

諸國共擊車師遣左右大將各萬餘騎屯

田右地欲以侵迫烏孫西域後二歲匈奴

遣左右與韃各六千騎

師古曰與音郁韃音居言反

與左

大將再擊漢之田車師城者不能下其明

年下令比三歲入盜匈奴

師古曰比類也

殺略人民



數千驅馬畜去匈奴遺萬餘騎往擊之無  
所得其明年單于將十餘萬騎旁塞獵師古  
曰旁音步浪反欲入邊寇未至會其民題除渠堂  
亡降漢言狀漢以為言兵鹿奚盧戾而遣  
後將軍趙充國將兵四萬餘騎屯緣邊九  
郡備虜月餘單于病歐血因不敢入還去  
即罷兵廼使題王都犁胡次等入漢請和  
親未報會單于死是歲神爵二年也虛閭

匈奴傳上

權渠單于立九年死自始立而黜顓渠闕  
氏顓渠闕氏即與右賢王私通右賢王會  
龍城而去顓渠闕氏語以單于病甚且勿  
遠後數日單于死郝宿王刑未央使人召  
諸王未至師古曰郝音呼各反顓渠闕氏與其弟左大  
且渠都隆奇謀立右賢王屠耆堂為握衍  
胸鞬單于握衍胸鞬單于者代父為右賢  
王師古曰胸音劬烏維單于耳孫也握衍胸鞬單于



立復修和親遣弟伍音材由反若王勝之入漢獻

見師古曰音材由反單于初立凶惡盡殺虛閭權渠

時用事貴人刑未央等而任用顛渠闕氏

弟都隆奇又盡免虛閭權渠子弟近親而

自以其子弟代之虛閭權渠單于子替戾

獠既不得立師古曰獠音先安反又音所姦反亡歸妻父烏禪

幕師古曰禪音蟬烏禪幕者本烏孫康居間小國

數見侵暴率其眾數千人降匈奴狐鹿姑

匈奴傳上

單于以其弟子日逐王姊妻之使長其眾

居右地師古曰長眾為之長師日逐王先賢禪其父宋

祁曰禪當作禪左賢王當為單于讓狐鹿姑單于狐

鹿姑單于許立之國人以故頗言日逐王

當為單于日逐王素與握衍胸鞮單于有

隙即率其眾數萬騎歸漢漢封日逐王為

歸德侯單于更立其從兄薄胥堂為日逐

王師古曰胥音先余反明年單于殺先賢禪兩弟烏



禪慕請之不聽心...後左奧鞬王死單  
于自立其小子為奧鞬王留庭奧鞬貴人  
共立故奧鞬王子為王與俱東徙單于遣  
右丞相將萬騎往擊之失亡數千人不勝  
時單于已立二歲暴虐殺伐國中不附及  
太子左賢王數讒左地貴人左地貴人皆  
怨其明年烏桓擊匈奴東邊姑夕王頗得  
人民單于怒姑夕王恐即與烏桓禪慕及左

匈奴傳上

地貴人共立秭戾獬為呼韓邪單于發左  
地兵四五萬人西擊握衍胸鞬單于至姑  
且水北師古曰且音子余反未戰握衍胸鞬單于兵敗  
走使人報其弟右賢王曰匈奴共攻我若  
肯發兵助我乎師古曰若汝也其下亦同右賢王曰若若  
愛人殺昆弟諸貴人各自死若處無來汗  
我師古曰言於汝所居處自死握衍胸鞬單于志自殺左大  
且渠都隆奇亡之右賢王所其民眾盡降



呼韓邪單于。是歲神爵四年也。握衍胸鞮。  
單于立三年而敗。

右將監本。抗本。越本。及三劉宋祁諸

本。參校其有異同。並附於古註之下。

匈奴傳第六十四卷上

